





崇正文選卷之四目錄

司馬遷報任安書

禮書

樂書

伯夷傳

屈原傳

自叙

儒林傳叙

游俠傳叙





貨殖傳叙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東方朔荅客難

非有先生論

李陵荅蘓武書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

楊惲報孫會宗書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劉向條災異封事

極諫外家封事

賈捐之罷珠崖對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上政治得失疏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解嘲

解難

谷永日食地震對



上救陳湯疏

已上共三十七篇

崇正文選卷之四

明錫山施策懋揚甫選

海虞瞿汝說星卿甫校

報任安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  
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  
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  
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  
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挹而誰



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歿伯牙  
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已者  
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隋和行若由夷終  
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  
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  
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  
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  
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冤鬼私恨無窮請略陳  
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

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耻辱者  
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  
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憊於欲利  
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官刑刑  
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  
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秦趙良  
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才  
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  
乎如今朝廷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



後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  
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竒策才力之譽  
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  
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  
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  
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  
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  
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  
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

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  
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  
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  
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  
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  
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  
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  
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  
守竒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



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竒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氊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少分甘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



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王上之意寒暄眦之辭未能盡明明王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旣生降墮其家聲而僕又俾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

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王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歿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歿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歿歿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屈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



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

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恠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



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  
鄉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歿節怯夫慕  
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  
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  
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  
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  
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  
唯侗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  
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

國語孫子臚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  
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  
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  
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  
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  
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  
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  
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二十列傳  
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



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引

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祗足取辱耳要之歟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禮書

司馬遷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度羞酸醎以



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珪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紘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况

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卽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



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千諫孝景曰諸侯藩輔  
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  
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叛逆以錯首  
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  
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卽位招致儒術之士  
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  
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  
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  
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

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闕博治淺者  
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  
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  
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  
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  
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  
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  
曠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



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

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内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騫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旁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樂書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



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  
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  
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  
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嗶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  
之曲動而心滯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况懷  
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  
封君世辟名顯隣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  
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  
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卒於

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  
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  
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  
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  
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  
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后行遠乎二世  
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  
令沛得以四時歌儻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  
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卽位作十九章



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

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



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伯夷傳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許矣余以所聞由光



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

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  
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  
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  
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  
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  
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  
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  
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  
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

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  
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歿權衆庶馮生同明相  
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  
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  
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  
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  
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屈原傳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疆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



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  
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  
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  
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  
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  
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  
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專明  
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

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  
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歿而不  
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矚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  
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紬其後秦欲伐齊  
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  
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  
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  
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



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郢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

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入秦竟歿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



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知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歿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

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漁父之辭懷沙之賦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會嗟恒悲兮永嘆慨兮世旣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旣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會傷爰哀永嘆



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  
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於是懷石  
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有  
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  
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  
爲秦所滅

自叙

司馬遷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  
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隆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  
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  
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日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  
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  
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  
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

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徙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旣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



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  
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  
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  
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  
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  
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尼陳蔡作春秋屈原放  
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  
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  
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  
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儒林傳叙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  
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  
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閔王路廢  
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脩起禮樂適齊聞韶三  
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  
曰苟有我用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  
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



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

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歿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



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  
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  
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  
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  
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  
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  
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  
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  
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

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  
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  
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  
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  
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  
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  
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  
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



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  
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  
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  
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日庠  
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  
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  
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  
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  
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  
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貳千石貳千石  
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  
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  
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  
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  
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



聞不能究宜無以明布論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貳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餘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游俠傳叙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間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然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亾死



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  
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  
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  
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  
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然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  
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  
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  
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  
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

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  
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  
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而不顧世此亦有  
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  
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  
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  
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  
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  
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



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亂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貨殖傳叙

司馬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



材竹穀纊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  
柎梓姜桂金錫連丹砂犀璠瑁珠璣齒革龍門碣  
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鉄則千里徃徃山出  
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諛俗被服  
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  
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  
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  
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

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  
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  
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  
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  
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  
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通魚  
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  
海岱之間歛袂而徃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  
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



管氏亦有二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論伐匈奴書

主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旣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



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二代  
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  
廓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  
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  
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  
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  
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  
不生五穀然後發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  
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

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  
芻輓粟起於東睡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  
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  
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  
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  
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  
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  
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



天下亡于戈之事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  
常積聚數十萬人雖有覆車殺將係虜單于適足  
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  
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  
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  
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  
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  
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  
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

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答客難

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蘓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  
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  
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  
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善樂道之效明白甚  
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  
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  
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  
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



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蘓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疆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

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蘓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



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  
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  
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鵲鴿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  
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  
君子不爲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  
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  
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  
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

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  
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  
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  
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  
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  
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  
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  
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  
子又何恠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



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鼃鼃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王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恠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寢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聞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二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



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  
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  
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  
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或有悅於目  
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王孰能  
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  
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  
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  
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

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  
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  
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  
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竝進遂及飛廉  
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  
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  
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  
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



益於主上之治卽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  
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  
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  
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  
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  
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  
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  
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  
避世箕子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

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氣  
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  
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  
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  
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  
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  
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  
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  
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主臣子之職旣加矣



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  
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  
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  
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  
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  
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  
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  
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  
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者民恤孤獨薄賦

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調  
和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  
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  
郊甘露旣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  
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  
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  
王國克生維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  
也



答蘓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



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  
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  
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  
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  
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  
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  
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剄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  
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

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  
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  
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  
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  
疆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  
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搃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  
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  
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旣敗舉國興師更



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  
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  
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  
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  
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  
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  
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  
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  
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

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  
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  
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  
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  
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  
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不死三敗  
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  
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  
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



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蒯醢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剝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劔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

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



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  
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  
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  
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  
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  
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  
北風復惠德音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  
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  
大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  
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  
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  
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  
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  
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



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

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



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

語曰畫地爲獄義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報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  
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  
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  
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  
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  
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  
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  
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



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  
負竊位素飡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  
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  
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  
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  
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  
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  
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  
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

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  
苦歲時伏臘烹羊包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  
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  
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  
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襖低叩頓足起舞誠淫荒無  
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  
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  
人衆毀所歸不寒而粟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



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哈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



冶鑄千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  
龍陸剗犀革忽若篲汜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  
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  
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  
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駮乘旦王良執  
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驚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  
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  
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絺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  
燠襲狐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

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  
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  
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昔  
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  
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  
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  
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  
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  
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



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  
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  
離疏釋躋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  
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  
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  
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  
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  
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籥鐘逢

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  
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  
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  
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  
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  
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  
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  
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執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  
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伸若



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化而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



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  
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  
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  
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  
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  
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  
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  
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  
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

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  
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  
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  
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  
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  
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  
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



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  
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  
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  
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  
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  
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于平王末年  
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  
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  
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  
池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  
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鷓退飛多麋有  
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  
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  
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螽螽螽螽螽螽螽螽螽螽螽  
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徙不得  
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  
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



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二君更立莫能正理  
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  
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  
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  
游寬容使得竝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  
雜揉忠讒竝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  
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  
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  
可勝載分曹爲黨徃徃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

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  
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  
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  
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  
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  
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  
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  
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  
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



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竝進也讒邪之所以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旣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覲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

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旣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



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  
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  
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  
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  
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  
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  
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  
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  
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

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  
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  
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  
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  
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  
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  
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  
行也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  
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



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  
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  
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  
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羣祥竝至  
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  
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  
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  
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  
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  
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  
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  
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竝專國政卒  
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  
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



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  
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子有作  
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  
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  
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  
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  
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  
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  
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

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  
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  
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  
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  
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  
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  
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  
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  
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



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  
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  
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  
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  
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  
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  
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什柳起于上林  
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  
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檐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

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  
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  
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皂隸  
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  
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  
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  
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  
戚母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  
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



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  
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  
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  
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  
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  
固機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  
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罷珠厓對

賈捐之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  
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  
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  
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  
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  
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  
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  
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竝作視



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非兵革之  
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採其難孔子定  
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  
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  
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  
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  
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  
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  
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

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  
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  
絕竒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  
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諛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  
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  
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  
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  
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  
菟樂浪爲郡北却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爲



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竝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覓於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廓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

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璠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



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  
兵出不踰千里費四拾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  
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若此况於勞  
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  
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  
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  
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  
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  
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  
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  
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  
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  
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



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  
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  
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  
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  
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  
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  
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  
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  
聰明䟽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

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  
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  
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  
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  
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  
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  
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  
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  
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



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度也適子冠乎非禮  
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  
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  
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讌所親物得其序得  
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踈當尊者  
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  
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  
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  
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上政治得失疏

匡衡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  
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  
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  
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  
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  
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  
而和綏之以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  
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



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  
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  
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  
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  
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  
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  
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  
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  
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

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  
暴或恃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  
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  
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  
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  
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  
好儉而民畜積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  
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恃害不讓極矣臣  
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



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  
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  
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  
四方之極壽考且靈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  
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  
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  
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  
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  
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

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  
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  
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  
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威哀閔元元大自減  
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  
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  
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  
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  
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



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  
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  
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  
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移太常博士書

劉歆

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  
於學宮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  
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讓之曰

昔者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  
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  
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  
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  
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



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  
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  
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  
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  
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  
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  
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  
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  
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

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  
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  
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  
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  
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  
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  
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  
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  
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



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  
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  
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  
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博問民間則有魯  
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  
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  
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  
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徃古至於國家將有大

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  
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  
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  
抑此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  
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此文學  
錯亂學士若茲雖深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  
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  
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  
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



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諫不受單于朝書

楊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



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矣  
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  
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  
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  
文時匈奴侵暴北邊侯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  
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  
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  
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  
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

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  
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  
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  
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  
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  
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  
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  
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  
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



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  
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  
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  
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  
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  
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  
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疆  
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  
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

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  
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  
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  
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  
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  
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  
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  
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  
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



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  
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  
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  
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  
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  
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  
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  
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  
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  
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  
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  
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  
下少留於未然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解嘲

楊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



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  
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說數十餘  
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  
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  
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  
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  
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  
剖竝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  
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

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  
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  
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鑽鈇散以  
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  
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  
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縑垂纓而談者皆擬於  
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  
失路者委溝渠日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  
夫譬若江湖之崖渤解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



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  
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入而秦喜樂  
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  
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  
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  
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  
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  
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  
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箠

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  
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  
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竒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  
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  
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  
正獨可抗䟽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  
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  
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  
室攫挈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



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  
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  
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蠓蟻而嘲  
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  
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  
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  
亡命也折脅摺髀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  
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  
山東之匹夫也顛顛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

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  
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  
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  
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  
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  
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  
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  
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  
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



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隕雖其人  
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  
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蘭  
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  
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資於卓氏東方  
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竝故默然獨  
守吾太玄

解難

楊雄

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  
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闕意  
眇指獨馳聘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  
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置費精神於此而煩學  
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  
乎楊子曰俞若夫闕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  
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  
天麗且彌地晉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



爲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虬絳螭之將  
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  
舉而上升則不能撒膠葛勝九閔日月之經不千  
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嶢嶢則不  
能滄滄雲而散歛烝是以宓義氏之作易也綿絡  
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  
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  
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  
胥靡爲宰寂寞爲戶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

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  
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  
於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  
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掄六莖發蕭韶咏  
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鐘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  
不肯與衆鼓擾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  
曠之調鐘竅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  
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  
歟



日食地震對

谷永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飾身修政納  
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  
使臣等得遇明朝承聖問臣才朽學淺不通政事  
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  
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盤樂游田  
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  
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  
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



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  
在閨門未郵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大盛  
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  
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  
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  
妻驕扇日以不滅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  
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  
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  
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

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  
倡優之笑絕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  
常循理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  
繼自今嗣王其母淫于酒母逸于游田惟正之供  
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  
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  
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  
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脩後宮之政明  
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



褒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  
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  
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  
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堯納言而帝  
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勅正左右齊  
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  
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  
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  
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

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  
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  
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  
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  
得卽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  
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  
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垂畔之難者  
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



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爲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絲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

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向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上救陳湯疏

谷永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億億義勇奮發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



元以來征戎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  
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  
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織介之過賜  
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  
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  
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日記人之功  
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  
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  
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  
臣也

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

臣也



崇正文選卷之四

九三

崇正文選卷之四終

崇正文選卷之四終





